

民族性与时代性: 东方舞蹈艺术发展的基石

向智星

(湖南女子大学 艺术系,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 东方舞蹈艺术必须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础, 并坚持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建构我们本土的现代舞蹈艺术, 才能使东方舞蹈艺术立于世界舞蹈艺术之林。

关键词: 民族性; 时代性; 东方舞蹈

中图分类号: J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3-0085-02

作者简介: 向智星(1955-), 女, 湖南张家界人, 湖南女子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一、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舞蹈家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 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 前者希望得到民族的认同, 后者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 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 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 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 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不在于与国际接轨是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指向西方。事实上, 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 麦加, 东方舞蹈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样, 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 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 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 是对生命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 其本质在于表现生命。

20 世纪 20 年代末, 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 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 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 去成一片浪, 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 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 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 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 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 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 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 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 世纪, 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 然而在 70 年代, 日本现代舞蹈文化则一反常态, 将其影响扩散到了西方。它给西方舞蹈界带来的震撼并不仅仅停留在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 而在于日

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 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与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表征着特定民族生存状态的审美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靠着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

二、现代派与现代性

现代舞的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个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理解。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所谓现代派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到 20 世纪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标榜反传统的文学艺术的总称,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美学的一次彻底反动。而现代性则应是指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即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

的奥秘,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丹尼斯·贝尔语)。在这种精神引领下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舞蹈艺术一是具有现时代的独创性;二是具有现时代的经典性。如果这两者均属于一切优秀艺术品的标志的话,那么,对于现代舞而言,它还具有和一切传统艺术相区别的实验性为艺术和生命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传统的种种探索。因此,作为一个现代舞者不仅应该具有批判旧传统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气,亦应具有超越旧传统建设新文化的能力。不急功近利,不取媚西方,不媚权媚俗的健康心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现代舞蹈的艺术尺度永远存在于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远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审美理想之中。从另一方面而言,整个社会应对现代舞蹈的探索性与实验性有足够的认识、理解和宽容。不要教条般地以传统与主流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与规范它们,防止在这种要求和规范之中使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所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民族舞蹈文化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丧失。这是由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现时代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差异所致。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民族已认同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它以一种艺术的和谐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定。而现代艺术则代表着对传统秩序的一种突破力量,对旧有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提出质疑,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

关于现代艺术的标准,有学者曾提问:大众的口味、官方的尺度、专家的判断、学院派的规范、到底哪一个是艺术的最高尺度呢?并且现代舞、古典舞,民间舞到底哪一种更重要呢?我们援引约翰·罗素的话来作答:作为真正的艺术,是何种类都不重要,在伟大的艺术家看来,所有艺术标榜的标签都是可笑和无聊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沉潜到他的艺术生命的底层,去开拓全新的生命意义和真正的艺术瑰宝。如果我们坚持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建构我们本土的现代舞蹈艺术,东方现代舞蹈文化摆脱东西方舞蹈文化传统的阴影和局限,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使自身融入世界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轨道一定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责任编辑:粟世来)

National Feature and the Trend of Times: the Orientation for Orient Dance

XIANG Zhi-xing

(Art Department,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Orient dance should have national culture as its foundation and reflect the trend of times.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have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dance.

Key words: national feature; times; orient dance